

清文海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清文海

六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六冊目錄

彭士望	一
復宋未有書	三
與謝約齋書	一五
復甘健齋書	二五
與陳君任書	三〇
與方素北書	三三
與魏凝叔書	四九
與魏冰叔書	五一
與陳昌允書	五六
復王元升書	六〇
復友人書	六五
與胡致果書	七一
與傅度山兵科書	七六
復鄒訐士書	八三
濂溪志序	八八
明儒言行錄敘	九四
明名臣言行錄序	一〇〇

葉文莊公集序	一〇四
祝工科奏疏敘	一一一
內省齋文集序	一二一
旃鳳堂遺集序	一二六
方輿紀要序	一三三
讀書簡要說序	一三九
瑞竹亭初集序	一四六
魏興士文序	一五一
顧耕石先生詩集序	一五六
三館教式序	一六一
送熊養及敘	一六六
贈北田四子序	一七一
魏叔子五十一序	一七八
傳是樓藏書記	一八三
九牛壩觀觥戲記	一九〇
程山堂碑記	一九七
首山濯樓記	一九九

書歐陽子十交贊後	二〇三
書織簾居唱和詩後	二一一
祭魏叔子文	二一四
黃宗義	二二三
明文案序上	二二五
明文案序下	二二九
高元發三藁存序	二三三
庚戌集自序	二三七
學禮質疑序	二四一
天一閣藏書記	二四四
答萬充宗質疑書	二五二
明驃騎將軍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瑞巖萬公神道碑	二五七
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	二六三
陝西巡撫右副都御史玄若高公墓誌銘	二七〇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二八二
萬悔菴先生墓誌銘	二八九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二九六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三〇四
移史館吏部左侍郎章格菴先生行狀	三一〇
張景岳傳	三二三
張南垣傳	三二八
柳敬亭傳	三三二

明名臣言行錄序	三三六
先師戴山先生文集序	三四〇
顧麟士先生墓誌銘	三四五
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誌銘	三五〇
錢忠介公傳	三五四
陳令升先生傳	三六四
淮安戴氏家譜序	三七〇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三七四
傳是樓藏書記	三七九
瑞棠楊公傳	三八三
蔣薰	三八七
硤石張球仲詩序	三八九
天台山記	三九〇
桃花隘諸山記	三九三
芙蓉嶂諸山記	三九五
小僊都諸山記	三九七
錢塘令顧忠烈傳	三九九
陸世儀	四〇一
蘇學景賢錄序	四〇三
曹頌嘉漫園文稿序	四〇五
丹陽二孝子記	四〇七
雷士俊	四〇九
再答周盛際書	四一一

左傳分國紀事本末序	四一三
文錄二集序	四一五
義字旗會計簿序	四一九
送揚州兵備副使袁公謫歸江西序	四二二
喪禮論上	四二六
喪禮論下	四二八
楊素論	四三一
郝太僕傳	四三四
邢太乙先生墓誌銘	四三七
黃周星	四三九
衡嶽遊記	四四一
李漁	四五五
龍燈賦	四五七
覓羹賦	四五九
支頤賦	四六二
歸故鄉賦	四六四
嚴陵西湖記	四六六
黑山記	四六九
東安賽神記	四七二
瘞犬文	四七六
秦淮健兒傳	四八〇
智囊序	四八九

古今笑史序	四九二
求生錄序	四九六
朱梅溪先生小像題味序	五〇一
回煞辯	五〇三
烏鵲吉凶辯	五〇七
獬豸討中山狼露布	五一二
戲爲晉人讓殷羨書	五一五
季太翁萬太夫人雙祭文	五一九
曲部誓詞	五二四
烏有先生集銘	五二六
沒字碑銘	五二八
詩筒銘	五二九
與衛澹足直指	五三〇
與張華平太史	五三四
與龔芝麓大宗伯	五三六
與陳學山少宰	五四〇
與趙聲伯文學	五四七
復沈澤民太親翁	五四九
寄謝賈膠侯大中丞	五五〇
寄謝劉耀薇大中丞	五五二
與太倉州守陳麓屏	五五四

彭士望

彭士望（一六一〇—一六八三）本姓危，字躬庵，又字達生。江西南昌人。十六歲補縣學生。崇禎十二年父逝世，臨終時囑其當以黃道周爲師。清兵攻入北京後，爲抗清將領楊廷麟謀起兵。南明隆武元年，愛國將領史可法受到把持朝政的馬士英、阮大鍼的排擠打擊，督師揚州，與歐陽斌元應召前往，建議用高傑、左良玉軍夾攻南京，以清君側。未獲採納，辭歸。清兵圍攻南昌後，避難甯都，居翠微峰。躬耕相食，論道講學於甯都易堂，與魏禧、魏際瑞、魏禮、林時益、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被稱爲『易堂九子』。致力於古文辭，尤精於《春秋》、《左傳》。晚年講求實用之學，反對空談。著作有《手評通鑑》、《春秋

復宋未有書

任生歸具悉手教知先生畢力從事於道且若以不肖弟爲有知者虛已下詢感愧并集此事非堅挺沈毅之士不克負荷茲屬之先生誠斯世之幸辱在心膺何快如之今天下嚮往於此者間亦有人卒不免

爲佛老之歸許吳之徑竇其僞雜不必言矣。顧其上
節義之我未忘以一行一操爲至足聞先儒謂諸葛
韓范司馬文山有不著不察之病輒搖手相怪又上
則覩聖賢之門牆惟主先入未實體於瞬存息養之
功以窮究夫此心動靜變化之妙以字面爲同異辨
議爲防閑爲幾微之已所蔽遂無以見天地之大品
物之殊古聖賢之純備居敬則訾議良知主靜或偏
遺格致聚訟紛紜至今不決而不知先儒所爲立此
法程者不過入德之門其神而明之觸類而長之則

有在於徙義遷善，深造自得，非言說所能盡，亦非天資可得而助。顏氏之所謂竭才，末由其概也。前奉教謂良知不過是非之心，乃四端之一，未可以日光爲天，而念庵以打坐爲撒手法，覺此心超然居萬物先，則又似鏡光之於日月，愚於道，毫無所窺，作輟自棄，敢復置辨。竊嘗從陽明念庵二先生之書，以仰邇周程朱陸諸先生之學，其源蓋無不同者，其有不同，僅循途之跡，或以舟，或以車，或馬或步，並達於所詣之地，辟之名物同此物也，其五方之鄉音，何可得而強

同，今不問取物之得與不得，而徒欲強鄉音之必不可同者，而使之同，則夫子亦何取於語上語下之殊，互異於問仁之告箕範，亦何有於剛柔之克而濂溪得無過爲剛柔善惡中之分別也哉？且道亘萬古而無弊，時日異而相新法，亦必因時而互救，故易有先後天不同其用者矣。伏羲之所不言，文王言之，周公之所不言，孔子言之，歷漢而宋，而關京言之，堯夫言之，季通言之，朱程言之者矣，而況於氣秉之質習，或受於天，或受於地，或受於家，或受於游處聞見，倍屣

而不可詰，自思孟而下，思有以反之，自不無挂漏相倚爲虛實之病。朱陸薛王共輔車也，互藥病也，其意主於車之行，病之去，至於心手兩忘，元氣充復，視輔與藥亦不過一時之用，其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則青田原無陸子靜，新安原無朱晦翁，此誠有見於其大者也。其或不得已而有言，不無動於色與氣，則亦諸賢我執未忘，充養之未盡，彼濂溪之於清獻，明道之於介甫，陽明晚年之於邃庵，張桂豈復云然，令必標榜爲名，立異爭勝，以自峻其門庭，此小夫僉人之

陋稍，真實爲已者，尙恥不爲，而謂諸賢爲之，必不然矣。手教又疑謂無中生有，心卽理也，謂無善無惡，心之體，謂窮理之要曰：無欲，謂窮欲之盡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似乎以無心無意無知，光盪盪地爲天理極則，不獨龍溪躍冶云，龍溪之罪已詳復約齋書中，及愚所載日記，不更贅。夫無欲，周子之言也，只有所向，便是欲，明道之言，無中含有，朱先生亦嘗言之也。橫渠云：性無爲心，有覺心能盡性，性不能檢心。又曰：心統性情，卽所謂心卽理也。其謂無善無惡，心之體，

蓋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是謂至善。已載
傳習錄，極其條晰。無善卽至善也。此陽明集先儒之
言證之，非一己臆說。卽愚所謂不必強求於鄉音而
物無不同者也。必以是而疑之，則夫子無知空，空而
竭兩端，亦無中生有。法中庸聲臭且無，何有善惡形
色？天性與心卽理也。又奚以異？窮理至無欲，斯極則
矣。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正與大學有所之所而辟互
相發明，乃精擇之至。纖惡不容，非謂欲仁亦有所不
許也。陽明良知從萬死一生得來，念庵表之曰：世間

那有現成良知。又曰「學者多率意任情，以爲良知，於仔細曲盡處略不照管，不知心感事而爲物感之，中須委曲盡道，乃爲格物。」又曰「今言良知者，一切以知覺簸弄終日，精神隨知流轉，無復有凝聚純一之時，此豈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乎？」又曰「無所存而自不忘一句說得太早，此最是毒藥，執之則生機拂一句甚是，但容易爲人開手，千古未有開手，聖人懸崖撒手，莊子有此言，吾儒方妄引自解，今有人到懸崖上撒手者否乎？何獨在平時說撒手事，以弟所聞於

念庵者，略節如此舉之，更僕不能盡，乃知良知全在於致不致，便是良知致知之功，久而後成，非得少爲足。念庵所爲嘵嘵犯龍溪輩之難，正以救現在良知之弊，其所爲打坐爲主靜歸寂，豈比於枯禪入定斷滅者乎？且龍溪之弊，隨知流轉，全在於動，故念庵救之以靜，而其所謂主靜者，乃無對之靜，非動靜之靜。周子亦嘗言之矣，何獨於念庵而疑之？蓋中庸之獨之未發之，不覩不聞，與濂溪念庵之靜皆指一物，特字面之異，苟不實從事於戒懼於慎，絕利一原，多歷

年所則亦不知一物果爲何物，而斤斤於鄉音之同，不可得也。弟嘗與甘健齋書，謂文恭如拳棒場老教師，審歷精妙，寸寸是打，步步是跌，卽文成與學者言，尙有隱而不發，獨此老於學人病痛擢髓搜根，毫無諱匿，而工夫要處，隨在拈出，從人領受，此心可垂萬世，乃吾鄉目之爲仙禪外道，於陽明則目之爲奸雄，爲異教，曾不一細讀兩先生之書，以論其世，以考其行，以求其指歸究竟之所在，庶幾遇之將必有從之，恐後者矣。抱此意六七年，同之者僅一確齋，向偶言